



黄侃
著

文心雕龙札记

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首部“体大而虑周”的文学理论专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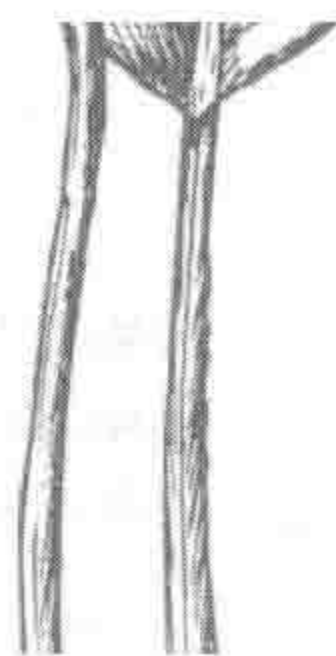
此书为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的讲义，
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。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文心雕龙札记

黄侃 著

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心雕龙札记 / 黄侃著 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 , 2018.1

(鸿儒国学讲堂)

ISBN 978-7-5546-1069-5

I . ① 文… II . ① 黄… III . ① 《文心雕龙》—文学研究 IV . ①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2903 号

责任编辑: 蒋丽华

见习编辑: 薛 芳

装帧设计: 鸿儒文轩·书心瞬意

书 名: 文心雕龙札记

著 者: 黄 侃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

邮编: 215006

Http: //www.guwuxuancbs.com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: 钱经纬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1069-5

定 价: 5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目 录

题辞及略例 / 1

原道第一 / 3

征圣第二 / 11

宗经第三 / 14

正纬第四 / 17

辨骚第五 / 22

明诗第六 / 25

乐府第七 / 34

诠赋第八 / 60

颂赞第九 / 72

议对第二十四 / 77

书记第二十五 / 84

神思第二十六 / 95

体性第二十七 / 98

风骨第二十八	/ 103
通变第二十九	/ 106
定势第三十	/ 111
情采第三十一	/ 114
镕裁第三十二	/ 116
声律第三十三	/ 119
章句第三十四	/ 129
丽辞第三十五	/ 167
比兴第三十六	/ 177
夸饰第三十七	/ 182
事类第三十八	/ 193
练字第三十九	/ 196
隐秀第四十	/ 201
指瑕第四十一	/ 205
养气第四十二	/ 210
附会第四十三	/ 212
总术第四十四	/ 215
序志第五十	/ 225
附录：物色第四十六	/ 230
后 记	/ 242

题辞及略例

论文之书，鲜有专著。自桓谭《新论》、王充《论衡》，杂论篇章。继此以降，作者间出，然文或湮阙，有如《流别》、《翰林》之类；语或简括，有如《典论》、《文赋》之侪。其敷陈详核，征证丰多，枝叶扶疏，原流粲然者，惟刘氏《文心》一书耳。虽所引之文，今或亡佚，而三隅之反，政在达材。自唐而下，文人踵多，论文者至有标槩门法，自成部区，然纠察其善言，无不本之故记。文气、文格、文德诸端，盖皆老生之常谈，而非一家之眇论。若其悟解殊术，持测异方，虽百喙争鸣，而要归无二。世人忽远而崇近，遗实而取名，则夫阳刚阴柔之说，起承转合之谈，吾侪所以为难循，而或者方矜为胜义。夫饮食之道，求其可口，是故咸酸大苦，味异而皆容于舌腭；文章之嗜好，亦类是矣，何必尽同？今为讲说计，自宜依用刘氏成书，加之诠释；引申触类，既任学者之自为，曲畅旁推，亦缘版业而散见。如谓刘氏去今已远，不足诵说，则如刘子玄《史通》以后，亦罕嗣音，论史法者，未闻度阁其作；

故知滞于迹者，无向而不滞，通于理者，靡适而不通。自愧迂谨，不敢肆为论文之言，用是依傍旧文，聊资启发，虽无卓尔之美，庶几以弗畔为贤。如其弼违纠缪，以俟雅德君子。

《文心》旧有黄注，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，故纰缪弘多，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，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，此是大病。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，亦不能一一征举也。

瑞安孙君《札迻》有校《文心》之语，并皆精美，兹悉取以入录。

今人李详审言，有《黄注补正》，时有善言，间或疏漏，兹亦采取而别白之。

《序志》篇云：选文以定篇。然则诸篇所举旧文，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，惜多有残佚，今凡可见者，并皆缮录，以备稽考。唯除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载，其未举篇名，但举人名者，亦择其佳篇，随宜迻写。若有彦和所不载，而私意以为可作楷染者，偶为抄撮，以便讲说，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。

原道第一

原道 《序志》篇云：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。案彦和之意，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，故篇中数言自然，一则曰：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再则曰：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三则曰：谁其尸之，亦神理而已。寻绎其旨，甚为平易。盖人有思心，即有言语，既有言语，即有文章，言语以表思心，文章以代言语，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，所谓道者，如此而已。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。详淮南王书有《原道》篇，高诱注曰：原，本也。本道根真，包裹天地，以历万物，故曰原道，用以题篇。此则道者，犹佛说之“如”，其运无乎不在，万物之情，人伦之传，孰非道之所寄乎？《韩非子·解老》篇曰：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；道者，万物之所以成也。（道，公相。理，私相。）故曰：道，理之者也。物有理，不可以相薄。物有理不可以相薄，故理之为物之制。万物各异理，而道尽稽万物之理，故不得不化。不得不化，故无常操。无常操，是以死生气稟

焉，万智斟酌焉，万事废兴焉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曰：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？曰：无乎不在。案庄、韩之言道，犹言万物之所由然。文章之成，亦由自然，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。韩子之言，正彦和所祖也。道者，玄名也，非著名也，玄名故通于万理。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。今曰文以载道，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？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？如前之说，本文章之公理，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；如后之说，则亦道其所道而已，文章之事，不如此狭隘也。夫堪舆之内，号物之数曰万，其条理纷纭，人鬓蚕丝，犹将不足仿佛，今置一理以为道，而曰文非此不可作，非独昧于语言之本，其亦胶滞而罕通矣。察其表则为谰言，察其里初无胜义，使文章之事，愈瘠愈削，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，而世之为文者，亦不复探讨学术，研寻真知，而惟此窠言之尚，然则阶之厉者，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？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，至不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，斯则矫枉之过，而非通方之谈，后来君子，庶无瞢焉。

俯察含章 《易·上经·坤六三爻辞》：含章可贞。王弼说为含美而可正，是以美释章。

草木贲华 《易·释文》引傅氏云：贲，古斑字，文章皃。王肃符文反。（此类隔切，音如虎贲之贲。）云：有文饰黄白皃。

和若救镗 《书·皋陶谟》曰：戛击鸣球。球，玉磬也。镗，《说文》曰：钟声。《广韵》作镗，云大钟，户盲切。

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 故知文章之事，以声采为本。彦和之意，盖谓声采由自然生，其雕琢过甚者，则浸失其本，故宜绝之，非有专隆朴质之语。

肇自太极 《易·系辞上》韩注曰：太极者，无称之称，不可得而名，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。据韩义，则所谓形气未分以前为太极，而众理之归，言思俱断，亦曰太极，非陈抟半明半昧之太极图。

乾坤两位，独制文言，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 《周易音义》曰：文言，文饰卦下之言也。《正义》引庄氏曰：文谓文饰，以乾坤德大，故皆文饰以为文言。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。仪征阮君因以推衍为《文言说》，而本师章氏非之。今并陈二说于后，决之以己意。

文言说（《桴经室三集》二）

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，往往铸金刻石，始传久远；其著之简策者，亦有漆书刀削之劳，非如今人下笔千言，言事甚易也。许氏《说文》：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；《左传》曰：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；此何也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，以口舌传事者多，以目治事者少，以口耳治事者多。故同为一言，转相告语，必有愆误，（原注：《说文》：言从口从站。）辛，辛愆也。是必寡其词，协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于记诵，无能增改；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，（案此语误。）始能达意，始能行远。此孔子于《易》所以著《文言》之篇也。古人歌诗箴铭谚语，凡有韵之文，皆此道也。（谨案：音韵与言语并兴，而文字尚在其后。）《尔雅·释训》主于训蒙，子子孙孙以下，用韵者三十二条，亦此道也。（案陈伯弢先生谓：训即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之道，讽诵言语之道，又即道盛德至

善之道，此义真精确无伦。）孔子于乾坤之言，自名曰文，此千古文章之祖也。为文章者，不务协音以成韵，修词以达远，使人易诵易记，而惟以单行之语，纵横恣肆，动辄千言万字，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，论难之语，非言之有文者也，（案此数言可证阮君此文实具救弊之苦心，惟古人言语亦有音节，亦须润色修饰，故大司乐称以乐语教言语，而仲尼亦曰：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也。）非孔子之所谓文也。《文言》数百字，几于句句用韵。孔子于此，发明乾坤之蕴，诠释四德之名，几费修辞之意，冀达意外之言。（原注：《说文》曰：词，意内言外也。盖词亦言也，非文也。修辞立其诚。《说文》曰：修，饰也，词之饰者，乃得为文，不得以词即文也。案此语亦稍误。言语有修饰，文章亦有修饰，而皆称之文。言曰文，其修饰者，虽言亦文；其不修饰者，虽名曰文，而实非文也。）要使远近易诵，古今易传，公卿大夫皆能记诵。以通天地万物，以警国家身心。不但多用韵，抑且多用偶。（案此数言诚为精谛。）即如乐行、忧违，偶也。长人、合礼，偶也。和义、干事，偶也。庸言、庸行，偶也。闲邪、善世，偶也。进德、修业，偶也。知至、知终，偶也。上位、下位，偶也。同声、同气，偶也。水湿、火燥，偶也。云龙、风虎，偶也。本天、本地，偶也。无位、无民，偶也。勿用、在田，偶也。潜藏、文明，偶也。道革、位德，偶也。偕极、天则，偶也。隐见、行成，偶也。学聚、问辨，偶也。宽居、仁行，偶也。合德、合明、合序、合吉凶，偶也。先天、后天，偶也。存亡、得丧，偶也。余庆、余殃，偶也。直内、方外，偶也。通理、居体，偶也。凡偶皆文也。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，乃得名曰文，文即象其形也。（原注：《考工记》

曰：青与白谓之文，赤与黑谓之章。《说文》曰：文，错画也，象交文。）然则千古之文，莫大于孔子之言《易》。（案此论又信矣。）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，错综其言，而自名之曰文，何后人必欲反孔子之道，而自命曰文，且尊之曰古也！

案阮君尚有《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》及《与友人论古文书》，皆推阐其说。又其子福有《文笔对》。《文笔对》太长，兹节录二文于下（并见《擘经室三集》二）：

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

昭明所选，名之曰文，盖必文而后选也，非文则不选也。经也，史也，子也，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。（案此言亦微误，经、史、子亦有文有质，其文者安得不谓之文哉？）故昭明《文选序》后三段，特明其不选之故，必沈思翰藻，始名之为文，始以入选也。或曰：昭明必以沈思翰藻为文，于古有征乎？曰：事当求其始，凡以言语著之简策，不必以文为本者，皆经也，史也，子也。

（案此语亦未谛。韵语不必著简策，又经史皆有文，《尚书·尧典》偶语甚多，《诗》三百篇全为文事，《老子》亦用韵用偶。）言必有文，专名之曰文者，自孔子《易·文言》始。（案不如用庄、陆之说为正，取于文饰以为文言，非文言以前竟无文饰。）

《传》曰：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故古人言贵有文。孔子《文言》，实为万世文章之祖，（此语又不误。）此篇奇偶相生，音韵相和，如青白之成文，如咸韶之合节，非清言质说者比也，非振笔

纵书者比也，非诘屈涩语者比也。是故昭明以为经也，史也，子也，非可专名之为文也；专名为文，必沈思翰藻而后可也。自齐、梁以后，溺于声律，（案此语最为分明，骈体之革为古文，以此致之。）彦和《雕龙》，渐开四六之体，至唐而四六更卑，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，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。自唐宋韩、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，于是昭明所不选者，反皆为诸家所取，故其所著者，非经即子，非子即史，（案以此评八家，攻之反以誉之矣。）求其合于昭明所谓文者鲜矣。（案以下有数语略之。）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，则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，一篇之中，偶句凡四十有八，韵语凡三十有五，岂可以为非文之正体而卑之乎？（案已下有数行删去。）

与友人论古文书

夫势穷者必变，（案此上有数行删去。）情弊者务新，文家矫厉，每求相胜，其间转变，实在昌黎。昌黎之文，矫《文选》之流弊而已。（案此语亦有疵，文起八代之衰，乃后人以誉昌黎者，昌黎未尝以此自任也。天监以还，文渐浮诡，昌黎所革，只此而已。阮云矫《文选》之流弊，与文起八代之衰，皆非知言。案以下尚有数行略去。）

案阮氏之言，诚有见于文章之始，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。本师章氏驳之，（见《国故论衡·文学总略》篇。）以为《文选》乃衰次总集，体例适然，非不易之定论；又谓文笔、文辞之分，皆足自陷，诚中其失矣。窃谓文辞封略，本可弛张，推而广之，则凡书

以文字，著之竹帛者，皆谓之文，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，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，此至大之范围也。故《文心·书记》篇，杂文多品，悉可入录。再缩小之，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，而不论其文饰与否，纯任文饰，固谓之文矣，即朴质简拙，亦不得不谓之文。此类所包，稍小于前，而经传诸子，皆在其笼罩。若夫文章之初，实先韵语；传久行远，实贵偶词；修饰润色，实为文事；敷文摘采，实异质言；则阮氏之言，良有不可废者。即彦和泛论文章，而《神思》篇已下之文，乃专有所属，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，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。然则拓其疆宇，则文无所不包，揆其本原，则文实有专美。特雕饰逾甚，则质日以漓，浅露是崇，则文失其本。又况文辞之事，章采为要，尽去既不可法，太过亦足召讥，必也酌文质之宜而不偏，尽奇偶之变而不滞，复古以定则，裕学以立言，文章之宗，其在此乎？

河图孕乎八卦，洛书韞乎九畴 《汉书·五行志》曰：刘歆以为虞羲氏继天而王，受《河图》，则而画之，八卦是也。禹治洪水，赐《雒书》，法而陈之，《洪范》是也。又曰：初一日五行以下，凡此六十五字，皆《雒书》本文。彦和云：《洛书》韞乎九畴。正同此说。纪氏谓彦和用《洛书》配九宫，说同于卢辩，是又不详考之言。

唐虞文章 案彦和以“元首载歌”、“益稷陈谟”属之文章，则文章不用礼文之广谊。

业峻鸿绩 案业绩同训功，峻鸿皆训大，此句位字，殊违常轨。

制诗缉颂 李详云：案张守节《史记正义·论字例》云：制字

作制。缘古字少，通共用之。《史》、《汉》本有此古字者，乃为好本。据此则制即制字，既不可依《说文》训制为齐，亦不必辨制、制相似之讹。谨按：李说是也。

观天文以极变 《易·贲·彖》传曰：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发辉事业 《周易·乾音义》曰：发挥，音辉，本亦作辉，义取光辉也。

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 物理无穷，非言不显，非文不传，故所传之道，即万物之情，人伦之传，无小无大，靡不并包。纪氏又傅会载道之言，殊为未谛。

道心惟微 此荀子引道经之言，而梅賾伪古文采以入《大禹谟》，其辩详见太原阎君《尚书古文疏证》。

征圣第二

征圣 此篇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。纪氏谓为装点门面，不悟宣尼赞《易》、序《诗》、制作《春秋》，所以继往开来，唯文是赖。后之人将欲隆文术于既颓，简群言而取正，微孔子复安归乎？且诸夏文辞之古，莫古于《帝典》，文辞之美，莫美于《易传》。一则经宣尼之刊著，一则为宣尼所自修。研论名理，则眇万物而为言；董正史文，则先百王以垂范，此乃九流之宗极，诸史之高曾，求之简编，明证如此。至于微言所寄，及门所传，贵文之辞，尤难悉数。详自古代文章之名，所包至广，或以言治化，或以称政典，或以目学艺，或以表辞言，必若局促篇章，乃名文事，则圣言于此为隘，文术有所未宏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，此以文言治化也。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，此以文称政典也。余力学文，此以文目学艺也。文以足言，此以文表辞言也。论其经略，宏大如此，所以牢笼传记，亭毒百家，譬之溟渤之宽，众流所赴，玕衡之运，七政攸齐，征圣立言，固文章之上业也。近代唯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，以为万

世文章之祖，犹不悟经、史、子、集一概皆名为文，无一不本于圣，徒欲援引孔父，以自宠光，求为隆高，先自减削，此固千虑之一失。然持校空言理气，臆论典礼，以为明道，实殊圣心者，贯三光而洞九泉，曾何足以语其高下也！

辞欲巧 郑曰：巧，谓顺而说也。孔疏言辞欲得和顺美巧，不违逆于理，与巧言令色之巧异。案此《诗》所谓“有伦有脊”者也。（《毛传》：伦，道也。脊，理也。）

或简言以达旨（四句） 文术虽多，要不过繁简隐显而已，故彦和征举圣文，立四者以示例。

丧服举轻以包重 黄注：所谓缌不祭，《曾子问》篇文。小功不税，《檀弓》篇文。郑注曰：日月已过，乃闻丧而服曰税，大功以上然，小功轻不服。（《丧服小记》注：税者，丧与服不相当之言。）

邠诗联章以积句 《七月》一篇八章，章十一句，此《风》诗之最长者。

儒行缚说以繁辞 据郑注，则《儒行》所举十有五儒，加以圣人之儒，为十六儒也。

昭晰 孙君云：元本晰作哲，哲为晰之借，晰乃晰之讹。《说文》日部：昭晰，明也，《易》曰，明辩哲也。《释文》云：哲又作哲。后《正纬》、《明诗》、《总术》篇昭晰字，元本皆作哲。按彦和用经字多异于今本，如发挥作发辉是也。

四象 彦和之意，盖与庄氏同，故曰四象精义以曲隐。《正义》引庄氏曰：四象，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、有假象、有义象、有用象。